

2010 許淑真、盧建銘 『以建造來起義—「建屋」的庶民精神與社會連結』，《破報》復刊 635 號，2010/11/5，第 4 版。

以建造來起義—“建屋”的庶民精神與社會連結

文 / 許淑真、盧建銘 圖 / 許淑真、盧建銘攝影提供

記得 2008 年在墨爾本參觀移民博物館時，館內影片除了介紹澳洲最早的移民史，還有上個世紀以來，來自世界各地因戰爭、政治、經濟因素的移民，甚至近年印尼大海嘯的環境難民，遷徙到澳洲的歷史。同一個時間我也與澳洲栽種社區（Cultivating Community）這個民間組織在墨爾本數個社會住宅菜園工作數月。在回台之前我們和菜園的居民們在墨爾本皇家植物園發表了一個展覽，有許多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社會住宅菜園故事。同展場也有我們針對台灣都市原住民從東岸原鄉到西岸都會的「島內移民」作品。這個以《台灣逆境植物》為主題的「撒烏瓦知部落河岸菜園植物」故事，在異國也揭露了國家機器以都市發展為名，長期摧毀居住這個土地上的人最基本生存的權利。也企圖反應亞太地區，不容忽視的境內移民（殖民）背後基本生存權持續被剝奪的社會現狀，和我們該面對的社會責任。

《建屋：一種社會契約的實踐》

藝術展演具有傳統公眾平台的功能，也就是它可以提供公眾表達和溝通的舞台。但我們常常是由精英在這個平台上發表有關公眾的議題，而非公眾在這個舞台上發表他們的言論。

從去年 2 月撒烏瓦知部落被拆，到現今重建的完成，我們作品的展演行動努力貼合部落的重建現況，以及種種內部的需求，在部落奮力文化重建的當下，我們亦在思考如何將庶民文化從日常生活情境中精煉萃取出來，但絕大多數的發言權還是集中在藝術家的手裡，雖然我們正極力的在扭轉。所以今年受邀在以「回到地球的家」為主題的第五屆蔡瑞月舞蹈節的表演中，與國際大師舞蹈作品並列的平台上，除了從部落與民族的需求之外，我們也極力思考如何讓庶民意識呈現，進而發展對社會意識的推動。所以它的實踐價值與其行動策略為何？也是我們這次極力思考的重點。

所以此次演出作品《建屋：一種社會契約的實踐》除了來自部落重建的啓示之外，也呼應不斷竄升的高房價，讓本來是棲身之所的房屋，成為擴大貧窮陰影的現實。創作中「社會契約」的提出，來自於盧梭的民約論（Du Contrat Social，社會契約）在當代的觀念與實際《建屋》的創作內涵與行動。因為我們可以發現現今社會大眾獲取住屋的過程是立基在住宅私有化上，並只存在於買賣交易契約的單一取得方式，也就是我們的契約對象是建商或房仲和一只房屋所有權狀。

盧梭的民約論啟發了法國大革命時的人們，瞭解廢除了君權神授的貴族/教廷之後，可以建立取代他們的共和國（**la République**），建立具有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瞭解政治權能來自於人權天賦的眾人。這樣的創見在經歷了兩個多世紀的各種運作之後，可以發現國家官僚仍然只與部分社會力量建立緊密的關係，藉眾人之名，背叛了建立社會契約的倫理。

相對於每一個個人的渺小，國家及眾人是如此的龐大。當代社會中的許多人，生命中有越來越多的壓迫，竟然常常源自於國家社會。特別是國家結合全球化資本體系運作，幾乎全面的接收了社會結構，將之納入到國家主義當中，使得原有多樣多元的社區/社群（**la commune**）社會性涵構（**contexture**），漸漸崩解粉碎。當今，連原本是基本生存權的居住/住居，竟然也成為生命中最沉重的壓迫工具。由於看到撒烏瓦知部落在社會及國家的雙重壓迫之下，能夠藉著社會支撐和傳統共同建屋習俗文化的力量，重建自己的家園。所以我們這次演出試圖召集社會結構中不同角色的人共同建屋，從微小的社會殘片當中，試圖演練重構當代社會契約的可能想像。

以建造來起義

撒烏瓦知部落的老人家是從花東遷徙到都市生活的第一代原住民，脫離原鄉被排擠到都市邊陲與文化的失落，卻打擊不了他們承襲傳統文化重建部落的精神。阿美族傳統部落建屋的習俗：**sakafiyaw**（鄰里建屋系統）是藉由全體出動建屋，在共同造屋的呼喊下，也再次堅實了部落社會組織與其倫理。而當今建築技術的演進與共同建屋系統的崩解，讓建築資金高漲及營建技術專業化，也是對於原鄉傳統集體營建意識的摧毀。於是營建技術與權利成為少數人的專利，也開啓了大多數人被宰制的命運。

而大漢溪群的阿美族部落，承襲了花東原鄉的海岸與河岸生活，是在都市邊陲發展日常生活的建構；阿美族達魯岸（工寮或農寮式的小屋）的生活它保有對自然環境營建能力的維繫，也具有文化長遠發展的影響。但國家體制對都市原住民部落的拆遷，是對其日常文化生活的摧毀，而這些達魯岸集居而成的自然聚落被拆毀的原因，常常是源自於都市居民休閒觀光生活的觸角延伸，但卻也拆毀了一個民族日常生活維繫的唯一機會。

都市原住民部落日常生活的建構：存在於他們水岸生態+部落生存的經營模式；存在於豐年祭儀式建立下，部落政治社會組織的完整；更存在於部落鄰里組織及家族親友協力的建造。而撒烏瓦知部落“建屋”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運動，並落實在真實的社會脈絡之中；相對於這次演出的“建屋”作品則是試圖多樣化社會運動形式，藉由社會契約招募社會人士的方法，透過與部落族人集體親手興建一間房屋。這個看似部落日常生活的再重建，也是具有新文化意識下的再建，人們透過不同城市、不同民族、不同身分、不同職業的合作，立基在藝術家發展出來新建屋技術，也就是利用了國際運輸棧板廢材，採用工地模板支撐技術和傳統穿斗工法，所發展出來的無釘簡易建造法，並落實在盧梭的社會契約精神，以及阿美傳統 **sakafiyaw** 的建造系統下，讓其具體的實用功能的進展，內化為人人都可為的營建技術。

溝通媒體的多樣性之行動策略與意義

面對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問題，我們常常將之放諸於社會公平正義的準則，但也常常忽略了其中的種種也與我們的息息相關。這次演出針對社會意識的推展上，共提出三個行動策略，說穿了就是希望建立一個辯證的平台，和擴大社會意識的功能。

一、大眾媒體的運動策略：主要是對於當前「社會住宅議題的深入」，「環保議題的深入」的雙方面提出。其中包括從「社會住宅」的議題，深入到被計量住宅理論所忽略的「文化差異議題」、「民族與社區差異」、與「自建屋權的剝奪」等議題的探討。「環保議題的深入」包括了「經濟體系與環保議題的關聯性」、與「物資回收系統從環境科學及經濟學理之中，鬆動出工業物質文化面的探討」。

二、分眾群體的策略：針對「社會及社區運動」希望開創社會意識構成的多元路線發展；針對「建築學界」希望提出建築營建權下放的討論，建築美學的討論，以及重新看待當代原生建築的形態，是否該利基於基本“生存”需求以及面對工業的廢棄物資的運用，而不只是著眼在自然材料和建築形式上。針對「藝術界」有關藝術形式原點的討論，以及藝術生產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還有面對「社會小眾群體」的探討，這次參與表演所構成的小眾組織（企業），其數量與小眾意識的構成，如何與其它社會小眾形成新的社會倫理與責任。

三、自我群體的策略：部落環境的形成及維護來自於具有部落自立營建的能力，在平台上的表演可以達到兩種效應，一是對大量工業回收物資成為營建材料及工法的持續發展，二是從建築技術中所體會出來原住民文化的自我意識。

這幾年在社會公共平台的表現與意義，就是希望取得在藝廊、美術館、舞台、論壇、學術、媒體、街頭運動的綜合效益，讓多元發聲與其有效性的社會溝通發酵，希望在改變眾人既定成俗的價值的同時，也能鬆動原有社會結構，開創社會運動新的方式與產生新的社會倫理。



作者在墨爾本 Fitzroy 一處社會住宅菜園內，與移民自阿富汗的姐姐薩伊德和妹妹阿敏娜，同菜園的越南朋友會常常來幫忙不善種植的祖母。



位於香港東九龍和將軍嶼之間的鯉魚門社區裡，將被拆除的寮屋。



今年 8 月撒烏瓦知部落在即將合法承租的土地上舉辦重建壹週年感恩豐年祭。



由社會招募來沒有建築經驗的建築工班，由台新金控和台新保代員工組成。這是他們第一次的快速建屋，中間的長者是撒烏瓦知部落頭目（也是牧師），背後是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社。

